

## 壹 爬樹的人

那天，樹上一共垂掛了近二十顆五顏六色的果子。這些果子沒長在果樹，而是藉由繩索垂吊在香楠樹上。我是其中最高的一顆，也是最安份的一顆。正當其他果子還掙扎著往四面八方攀爬，我已確定自己不可能再往更高處長，就老老實實地掛在半空中，拿出手機拍攝距我一臂之遙的樹梢。

啪。這不是樹枝折斷的聲音，是手機自我手中掉落地面的聲音。更準確地說，這是我幻想自己聽見的聲音。當一只一百公克的手機掉落在你十五公尺之下，其實你聽不見它發出什麼聲音。

「我幫你撿起來了！」樹下的同伴朝我大吼，接著又低頭摸索一陣，「沒裂開！也沒壞！」我鬆了一口氣。其他掛在樹上的夥伴問我，妳用什麼手機，這麼耐摔？

我想的不是手機，而是果子。小時候，外婆家有一棵高大的蓮霧樹，熟透的蓮霧不等我們用竿子打下，就會自動掉落，只是樹實在太高，自動臣服地心引力的蓮霧，往往摔得皮開肉綻，汁液橫流。倘若剛才摔下的不是手機，而是我呢？

不。不。這事現在不會發生。我舉起手臂，輕觸頭頂上方的香楠側枝。我和她之間僅有一條粗不及兩公分的繩索。藉由這根繩索，她支撐著我全部重量。

我不懷疑妳。我知道妳可以。沒有什麼神奇電流自樹枝傳到我手指，但在撫摸她的那一瞬間，我就是知道自己無需多餘擔心。鬆開手，我閉上眼睛，敞開雙臂，在十五公尺的半空中仰身後躺，享受被一棵樹全然保護的剎那。

\*

對我這年紀的人來說，童年爬樹不是太陌生的經驗。我就讀的小學歷史悠久，大樹很多，但不記得哪個老師曾鼓勵我們爬樹。我們對高處的嚮往，轉移到人造的遊樂設施上。

校園裡的樹不能爬，外頭的樹就沒這顧忌。特別是外婆家的果樹，除了那棵太高的蓮霧樹，以及過矮的棗子跟楊桃樹爬不了，龍眼樹和芒果樹都有附近孩童撒野上樹的痕跡。小學升三年級暑假，我甚至曾締造個人紀錄，同時帶著一隻博美狗和一本書爬上龍眼樹。

那個下午想必是窮極無聊了。在灌蟋蟀、採蛇莓、造陷阱、摘龍眼都不能滿足我之後，爬樹成了最佳出口。但光自己爬也不過癮。我早知道後門那棵側枝粗壯橫長的龍眼，怎麼爬最快，怎麼躺最舒服，我還知道側枝周邊的龍眼不要一口氣摘採吃光，以確保每次上樹都有源源不絕的食物。

那個暑假外婆將三房租給養狗的人家，我很快摸透那隻小博美近人就狂吠的習性是出於虛張聲勢。在那個決定爬樹又不甘寂寞的下午，我盤算著如果把狗和書一起帶到樹上，就能一邊跟狗玩，一邊讀故事書，一邊享用龍眼大餐！

到現在我仍想不起當時究竟怎麼把狗弄上樹的，但我相信，他的虛張聲勢，或說堅忍不拔，是我成功的重要條件。要多大的堅毅才能讓一隻狗在人類小孩做出可能傷害他的舉動時，不張開口狠咬那小孩？

涼風徐徐的下午，一個成年人高的龍眼樹側枝上，小女孩兩腿夾緊樹身，一手抱書，一手緊抓牽繩，繩子另一端是爪子牢牢摳住樹幹、全身抖顫尖聲狂吠的博美狗。幸而這個無人知曉的夏日午後沒發生任何災禍。大人們不知道，為什麼此後博美狗一看到小女孩，總是嗷嗷低鳴，拱著身子拚命後退，只想把自己藏起來。

\*

儘管如此，「爬樹」銘刻在我身體裡的痕跡想必不夠深入，否則，怎麼會數十年來經過那麼多樹木，我卻從未有過一絲攀爬的念頭？

或許有人會說，樹本來就不是讓人爬的，特別城市裡的樹，攀爬有危害樹木之虞，人也可能受傷。

我更願意相信，不是因為城市裡的樹不能爬，而是城市的樹被設計成不要人類親近的模样。他們要不枝條脆弱、瘦小可憐，要不被隔絕在安全島或水泥圍欄，別說攀爬，觸碰、環抱、或僅只是觀察，我們連這些和樹的簡單互動都吝於做到。聲稱不要危害彼此，所以保持距離，所以冷漠相對，我們對待大部分人類的方式，和對待樹木不約而同地一致。

正當我苦惱於在這有樹的一年，如何重拾童年爬樹的經驗，我斷斷續續查到一些關於「攀樹」的訊息。攀樹跟爬樹是同一回事嗎？如果是，為什麼這個單純的行為要被賦予一個新名

字？是出於廣告手法，或它的確是另一種不同的活動？

在我還來不及搞懂這些問題時，一個攀樹體驗的廣告滑進我的臉書頁面。體驗地點在台北芝山，只需一個下午，六百多塊錢，你就能享受攀樹的樂趣。答答答答，我按了幾個按鍵，再到 ATM 轉帳，就完成了這個不需體能要求跟條件限制就能參加的活動報名。

\*

一到芝山生態文化綠園，我就後悔了。網頁上說：這是個可以親子共同參與的活動，但沒告訴我，除了我之外，所有參與者都是有父母隨行的小朋友。置身在毫不被秋老虎影響的吵鬧兒童堆裡，我一面擦汗一面忍住到馬路上隨便抓一個小孩的衝動，彷彿有個小孩在身邊，我作為一個成年人的爬樹慾望才能被認同。

事後我才知道，固定在芝山駐點教攀樹的蘇俊郎父子，是戶外活動領域著名的引導兒童攀樹者，是我沒做足功課才成了誤闖小孩叢林的大白兔。但是，跟一群未成年的同伴學攀樹，也不見得是壞事。

一行人浩浩蕩蕩來到一棵高達二十公尺的大葉楠面前，只見十幾二十條顏色斑斕的繩索，從高處枝條垂掛而下、直達地面，一旁的地上擺滿吊帶與頭盔。看著離大樹主幹顯然有一段距離的繩索，我開始察覺「攀樹」和「爬樹」真的不一樣——滿心以為即將重溫童年徒手爬樹的回憶，攀樹卻似乎是延著繩子往上爬，並沒有和樹木的再次親密接觸？

蘇俊郎的兒子蘇育民，也是這次活動的主要教練，一開始就肯定了我的困惑：在攀樹的過程中，大部分時間是不會碰到樹的。我登時大感失落，再次抬頭望向即將攀爬的繩索，看來，想碰到樹身非得攻頂不可。

跟小孩學新技術的好處，在於教練會用非常簡單的方式教學，對久坐電腦前、長於用腦、短於勞動的我來說，這種簡單非常必要。然而，一面聆聽，我一面產生新的惶恐：萬一身為大人的我比小孩笨拙，豈不是丟臉到家？

尾隨孩子排成縱隊，依序戴好安全頭盔，穿上攀樹吊帶，站到自己想攀爬的繩索前面，我和一個體重超過同齡者的男孩眼神相對，在他眼裡，我看見相仿的憂心：我真的能攀上去嗎？

依著教練的指示，我把繩索向上推，使勁一蹬，讓雙腳微微離地。旋即失去重力與平衡的我

在空中轉來轉去，轉出另一個新的不安，不，是恐懼。

天哪，萬一我的懼高症發作怎麼辦？

\*

「當然會害怕啊，第一次要爬這麼高的樹」，蘇俊郎說。但他指的不是我在芝山攀爬的二十公尺大葉楠，而是十三年前，他在美國亞特蘭大初學攀樹的第一天面對的兩棵大橡樹。蘇俊郎的老師，彼得·簡金斯（Peter “Treeman” Jenkins）將四十八公尺高的那棵取名為寧錄（Nimrod），另一棵四十二公尺高，名喚黛安娜（Diana）。

四十公尺有多高？大約是十三層樓高。那年，站在寧錄和黛安娜底下的蘇俊郎五十三歲，為了學習這項台灣還沒有的特殊技能，再怎麼害怕猶豫，最後他仍選擇硬著頭皮上去。

在此之前，蘇俊郎的爬樹經驗和我相似，充其量是小時候爬爬住家附近的樹，當然，在他那個年代，住家附近的樹木絕對多得多。

「我爸爸在台灣銀行工作，當時員工不多，就住在像是台北青田街那樣的日式宿舍，旁邊都是大樹，我們就是住在一個充滿樹的環境」，不過，所謂大樹，是從孩子的視角來看，「其實就跟現在的路樹差不多。那時候沒有小孩不爬樹的，男女都一樣」，他說。

爬過樹的孩子，血液裡終究會拓下樹的印記。成年後，蘇俊郎進報社成為一名攝影記者，「入了這一行，跑的又是政治線，每天工作家庭兩頭跑，又住在城市裡，當然對大自然不會有什麼涉獵，也不會把樹放在心裡，頂多是假日帶孩子去自然走走」。但是，蘇俊郎一直知道，人生中有兩樣東西，他只要摸到，就會生出愉快的感覺，「一個是麵粉，另一個是樹」。

這兩項嗜好，從蘇俊郎久未更新的部落格可略知一二。在「好吃的你要知道」、「爬樹的故事」兩個欄目底下的文章數是最多的，蘇俊郎用記者簡練的文筆記錄他曾親炙的各國料理，以及攀樹活動的理念與經驗。

對美食烹飪的喜好，在忙碌的記者生涯中偶能實踐，但重新拾起爬樹的記憶，就得等到退休以後。在旅行中無意讀到的一則攀樹報導，勾起了蘇俊郎對樹的情感，不過務實的他，當時思考更多的，是如何開展職業的第二跑道。

「報社記者是一個會讓人不正常的工作。每天在外面看不好的事情，回來還要寫成文章，那對身心是多大的傷害？何況我跑的又是政治，是最討厭最麻煩的。後來我幹到攝影主任，報業已開始不景氣，公司就提出優退方案，讓我們這些領高薪的人提前離開，我早想離開報社，就趁這機會離開，至於離開後要做什麼，完全不知道，總之先離開再說」。

蘇俊郎很有耐心。退休後，他用兩年時間休養生息，希望把記者職涯對身心的戕害（「像是優越感」，他補充說，「我是個市井小民，不再是記者。」）慢慢洗掉；同時，他持續多年來的運動習慣，每天慢跑五公里，再游泳一千公尺，「我早就知道報社不會是我最後一份工作，既然要轉跑道，就要跑，不是讓人扛，所以體力必須維持在很好的狀態。也因為這樣，我才能在五十三歲時去美國學攀樹」。

\*

就算不是最老的學生，蘇俊郎也絕對是彼得·簡金斯創立「國際攀樹人協會」（Tree Climbers International，簡稱 TCI）以來第一個外國學生。

簡金斯是一位資深樹藝師（arborist），他在一九八三年成立的 TCI，目前是美國兩大攀樹組織之一。與進行樹藝師專業認證、推廣「工作攀樹」的「國際樹木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rboriculture，簡稱 ISA）不同，TCI 著重「休閒攀樹」，只要對攀樹有興趣的男女老少，都可以透過 TCI 的體驗或教學，親自嘗試這門運用繩索爬樹的特殊技巧。

在英國小鎮書店讀到攀樹報導的蘇俊郎，很快嗅出這門技術可能是自己事業第二春的起點。在確認台灣尚未有人從事攀樹活動後，他立刻查詢該去哪學，「美國的簡金斯是公認最好、技術最老到的老師，所以我馬上寫信給他，告訴他我想和他學攀樹。等我去亞特蘭大後，才知道我是他第一個外國學生。他甚至不曉得台灣在哪裡」。

初級攀樹課程只花兩天就能學會，但蘇俊郎打定主意，一定要把最完整的攀樹技術拿到手才回台灣，於是，兩天結束後，他繼續留在亞特蘭大，跟著老師和同學到處爬樹，學習更進階的攀樹技巧。

「在美國，我很不舒服，我是個外國人，語言有隔閡，食物也不習慣，而且我在那邊的交通工具只有單車，每天載二十公斤重的裝備，騎一個半小時到學校，下課再背著裝備騎回家，我那時候五十三歲……」

我問他有沒有過低潮？後不後悔？「沒有。我已經決定要學了，既然要學，就沒有只學一半的道理」。

我又好奇，除了自身的意志力外，攀樹到底有什麼吸引力，讓他一路學習不放棄？

「像美國、英國這些先進國家，有很多先進技術是我們沒有的。以攀樹來說，最早是從美國伐木業發展出來，他們不像台灣的伐木工人徒手爬樹、土法煉鋼，而是透過科學、實證找到安全的上樹方法。這來自獨立思考的能力，也是台灣人缺乏的能力」。蘇俊郎說，兩年當中，他不只取得攀樹教練資格，也學會樹木修剪等技巧，更見識到攀樹不只在美國林業扮演重要角色，也在森林、生態等學術研究領域佔有一席之地。

「不過，台灣林業和美國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攀樹在公部門比較派不上用場，我想的還是創業，在民間開發一條休閒攀樹的路」。十三年過去，攀樹作為一門休閒活動，在台灣已蔚然成風，蘇俊郎正是最關鍵的推手。

\*

在芝山舉行的親子攀樹活動，蘇俊郎通常都在，不過，今年六十六歲的他，已過了當初轉換跑道設下的退休年限，他逐漸把工作交給兒子蘇育民主持。當我和其他小朋友糾纏於手上的繩結與腳下的輔助繩索時，蘇育民穿梭在繩與繩之間，照看大家的攀爬狀況，蘇俊郎則站在一旁，默默地抬頭關注。

或許是身高佔了點便宜，我很快超越了其他手腳明明比我俐落的兒童。比起體力，攀樹似乎更講究身體的協調性。當我不一心求快，而是讓身體在重複的雙腳套繩、抽高繩索、上身前屈、推動繩結、引體直立中找到節奏，攀樹彷彿成了一支朝空中跳上去的小步舞曲。不知不覺間，我已來到繩索終點，離地十公尺的楠木側枝。

我向下看了看，再攤開手掌，除了推繩出力流的汗，我的手沒有站在高處時出現的冒冷汗、發抖等癥狀。雙腳和底下人腦勺的距離竟然不再困擾我。明明站在三樓陽台向下望都會讓我緊張到直深呼吸的懼高症哪——

小朋友們陸續抵達了我的高度，吱吱喳喳興奮吶喊著小獸一樣。但，仍然很安靜。秋天微帶濕氣的風經過大葉楠的枝條向我拂來，瑣瑣細細的葉響輕易蓋過了孩童的聲浪。真奇怪，為什麼在你懷裡，我感覺這麼平靜？

我揉一揉近旁的楠葉。他當然不回答我。

\*

有本專講攀樹的書，《爬野樹的人》（遠流，2008），是科普作家理查·普雷斯頓（Richard Preston）寫的紀實文學作品，裡頭記錄幾個「攀樹瘋子」，以攀爬百公尺以上的巨樹（主要是北美紅杉）為職志。我以為會是一本充滿專業攀樹術語和深奧植物知識的書，沒想到除此之外，作者寫出了鮮活的爬樹經過，更用文字爬進攀樹人的心。

懼高症，或說從高處往下跳的慾望，是攀爬野樹的人必然遭遇的心理關卡。不怕高的森林學家史提夫，因為妻子離婚求去而在樹上崩潰。他和常與他一道進森林的紅杉迷朋友麥可說：

「麥可，有好幾次我在樹梢上看著下面。掉下去可真是掉很久。重點是，我居然不害怕。」他說，不再害怕掉下去的這個事實，反而讓他害怕自己說不定真的會掉下去。

麥可有極端嚴重的懼高症，因此再怎麼熱愛巨樹，他永遠無法體驗置身所愛之上的感覺。他伸手摟住因崩潰哭個不停的朋友，告訴他：

「我們所處的是個沒啥道理的瘋狂世界。你想著樹木好了，行嗎？不要想阿曼妲，不要想著從樹上掉下來，史提夫，行不行？老兄，也不要想你自己的事。什麼都不要想，只要想著樹。」

史提夫沒有往下跳。到了書的結尾，麥可跟史提夫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瑪麗簽下一紙合約，答應爬上一棵二十二層樓高的大王桉。在上樹的過程中，麥可逐漸感到不舒服，他開始恐懼起來。

史提夫把麥可擁在懷裡，拉著他移動到有樹蔭的一邊。兩個男人在繩索上前後擺盪、互相摟著，麥可更是緊依著史提夫。「別擔心，麥可，我已經摟住你了，」史提夫說：「你很安全」。

據說，人類是唯一在高樹上沒有安全感的靈長類動物。我們在漫長的時間裡演化成雙腳踩穩大地猶如植物往土地扎根的物種。如果我們在樹上也能扎根呢？如果我們重新篩取靈長同類的記憶，或者，乾脆就當自己是樹冠層裡一株小小的附生植物，我們會不會更自在棲身安住於樹？

\*

如果你有過上樹的經驗，那雙腳虛懸卻又扎實的世界很容易讓你想念。

我開始尋找更進階的攀樹體驗。蘇俊郎著重於親子攀樹，因此較少開設成人攀樹課程。很快地，我在臉書頁面發現一個名為「攀樹趣 Climbing Tree」的機構，地點在桃園，距離我家不遠，近期正好就有一門基礎班，由獲得國際樹木學會（ISA）認證的攀樹師翁恒斌教導獨立操作攀樹技術。

三月初的一個週末，我來到桃園龜山兔子坑，經過台灣郊山常見的土雞城和宮廟，步行一段很具暖身意味的陡坡後，抵達了將進行兩天攀樹訓練的五犬山莊。

眼前的熱鬧景象頗讓我吃驚。除了顧名思義的五隻大黑狗在人群中竄來竄去，我默數了一下，來學攀樹的人有十五個之多，男女各半。我們領取各自的攀樹器材，大大小小的扣環、繩索、手套、頭盔、吊帶……我頓時有頭昏眼花之感。

有什麼好擔心的？妳連狗都能帶上樹了。我抱起這堆器材，隨其他學員聆聽教練介紹這套 ISA 系統的攀樹用具，以及獨立攀樹需要了解的基本知識。這些知識的基本在於：它們可以保住攀到樹木高處者的性命。

和講求休閒娛樂的 TCI 不同，ISA 的設備與技能，最早是為了讓樹木從業者安全執行工作任務。樹木從業者，早期主要是伐木工人，往往面對各種各樣的危險。在地面時，可能遭到砍伐傾倒的樹木壓傷；為了修剪枯枝或採種，在沒有安全確保的情況下徒手爬樹，則可能發生摔落、電鋸割傷等意外。一九八九年台灣禁伐全台天然檜木林後，台灣的伐木意外少了，但原住民仍以危險的徒手爬樹法摘取野生愛玉，這種穿戴釘鞋、用爬樹釘固定的方式，也容易傷害樹木。

（想一睹傳統爬樹的驚險畫面，可以觀賞由日本導演矢口史靖改編三浦紫苑小說的電影《哪啊哪啊神去村》。裡頭呈現了伐木工人的工作與生活細節，也將賴樹為生的人們對樹的崇敬乃至信仰表露無遺。）

後出的 ISA 攀樹技術，以降低人和樹的風險為基礎，運用耐重力強的繩索支撐人體重量，與繩索接觸的樹身，也有樹木保護器減少繩與樹之間的摩擦力。但，在使用安全無虞的設備之前，最根本的安全之道，是人對樹有所了解。



「架設攀樹系統之前，一定要先進行環境和樹木的風險評估」，翁恒斌強調。換言之，樹能不能爬，取決於他是否健康。至於一棵健康的樹木能接納多少攀樹者？我們來到即將攀爬的香楠樹下，胸徑??公分的他掛著所有人的攀樹繩，翁恒斌說這棵樹的最高紀錄，是二十一個人同時攀爬。

我抬頭望向樹的頂端，艱難吞下一口口水。不只高度，樹的力量也教我難以想像。身為一個人類，我對樹的了解實在太過狹小，但到底是誰賦予我們權力，在面對這存在地球超過一億年的物種時，既漠不關心，又可輕而易舉地砍伐與殺戮？

\*

對樹，人類的理解真的太少。「我常去戶外活動，但以前我是不會注意樹的。會觀察植物，但不會想到觀察樹」，翁恒斌這麼說。

「我講一個經驗給你聽。有次我去大溪的白石山爬一棵十五公尺高的樟樹，樹下有一個環狀步道。我上樹之後把繩子收起來。如果有人走過，抬頭就能看到我，萬一看不到，等他們繞了一圈，從另一頭的斜坡走過來，也會跟樹上的我平視。結果我在樹上待了一兩個小時，期間一個登山隊從樹下走過去，再從斜坡走回來，都沒人發現我」。

我問翁恒斌，開始攀樹後，他對樹的體會或情感和過去有什麼不同？「我沒想過樹可以這麼強壯」，他以 Youtube 上看過的影片為例，「直徑十公分的樹，耐重力可以到一噸重」，當然，這個數值會依據樹種和樹的生長情況有所不同，但「爬的樹越多，我越發現樹沒有我想像的脆弱」。

對翁恒斌來說，樹的強大不只存在於耐重力。他認為樹有某種能量，會在攀爬過程中帶給攀樹者不同的感受。

「《追蹤師》這本書裡提到，大自然存在一種『好藥靈』。印地安人認為橡樹就有好藥靈。在橡樹底下過夜，好藥靈會庇佑你。我雖是無神論者，但有時對樹會有類似的感受」，他說，每棵樹的能量都不一樣。他曾爬過一棵四十五公尺的樹，照說這高度會讓人提心吊膽，但爬到樹頂時，迎面吹來的風震盪樹枝，他卻不感到害怕，反而覺得「樹會保護我」。然而，在爬另一棵三十五公尺、外型更強壯的樟樹時，他卻被一股壓迫感籠罩，「爬的過程一直很不安」。

那棵讓他不安的樹，是南投神木村據以為名的六百多歲巨樟。為了協助台大實驗林進行樹冠

層研究，他們在八八風災後來到已撤村的無人聚落攀樹。翁恒斌形容，那棵大樟樹屹立在多次土石流造成的礫岩上，從樹身下望，「那種四周都空蕩蕩的裸露感非常恐怖」。

會不會人類所感到的恐怖，就是樟樹日復一日獨自面對的感受呢？若上面這句話不是我們濫用想像力、為樹強作解人，而是樹木真有如此感知呢？深山的樹木被伐盡，失去群樹根系鞏固的水土奔流而下，成了人們口中的土石流災，再將下頭的人與樹連根拔除。這再強悍的生靈都畏懼的自然法則，因果之力。

\*

我們在五犬山莊爬的香楠，暫時無需擔心面臨這可怖的自然反撲力量。聽到學員問，「這棵樹真能讓全部人爬上去？」翁恒斌拍拍胸脯掛保證，香楠不單強壯，「還很乾淨，因為已經很多人爬過。」

我一直不清楚為什麼「乾淨的樹」對攀樹者來說很重要，直到有次親眼看見翁恒斌下樹時，不慎按到一隻停在樹幹上的巨網苔蛾，瞬間手掌一片紅腫，「現在是巨網苔蛾大量出現的季節，碰到的話很容易過敏」。

他走到鄰近的楓香樹旁，指著樹幹問我有沒有密集恐懼症，「有的話不要看。這上面爬滿大灰枯葉蛾的幼蟲，他們最愛吃楓香了」，「從攀樹的角度，楓香是不錯的樹，但這種季節樹上很多毛毛蟲。我還喜歡爬樟樹，他強壯、硬度夠，又香，蟲子比較少。」

能避則避的樹種是榕樹和茄苳。前者樹液多而黏稠，灰塵容易附著，爬完往往一身又黏又髒；後者樹皮薄、易剝落，也易沾灰塵，加上有次翁恒斌一下樹，全身爬滿蕁麻疹，「後來我就不太帶人爬茄苳了」。

\*

翁恒斌的外號叫「鴨子」，體型瘦小的他，攀起樹來身手矯健靈活，猴子可能比鴨子更適合形容樹上的他。

他的攀樹資歷約四年。前兩年與香港樹藝師歐永聲等人學習攀樹技巧，2015年初次赴香港參加ISA舉辦的攀樹師資格考試，那年台灣有五人參加，他是其中三位取得資格者，也成為台灣第一批ISA認證攀樹師。

成為攀樹師之前，翁恒斌有長足且豐富的戶外活動經驗。從小當童軍，大學時將觸角往校外拓展，到荒野保護協會當解說員、取得紅十字會急救教練資格。畢業後，他曾考取環境教育研究所，卻因為「想在第一線工作、推廣環境教育」的志向與老師重視統計研究的路線不同而離開，之後長期從事體驗教育工作，接觸攀岩、溯溪、走繩、獨木舟等各種蔚為一時潮流的戶外運動，卻直到與攀樹相遇，才讓他有「這件事符合我本性」的感覺。

「學爬樹時，我們會問老師自己能不能考攀樹師，老師都說『你們其他人不行，鴨子可以』，老師覺得你爬得好，就有種成就感。至於考攀樹師，當然也有種追逐浪頭的虛榮心在，但慢慢就發現，以前我假日跑戶外都是爬山，會爬樹後，就變成到處爬樹了」。後來，翁恒斌工作的公司出了狀況，員工陸續離開，他開始認真思考以攀樹為職業的可能。

在美國和香港等地，攀樹師的工作主要是修剪樹木，但台灣的路樹修剪多由公家單位發包給園藝景觀商人，這些從業者或出於傳統思維，對樹木修剪知識不能與時俱進；或因低標者得標的採購法，投入成本低而草率行事，其結果就是我們隨處可見、齊頭截斷的城市路樹。

「我希望以修樹為主要工作，平日修樹，假日可以教人攀樹、修樹。我也會到中小學義務修樹，做樹木相關的講座研習」。翁恒斌為自己許下的工作藍圖非常充實，然而理想的實踐總是艱困。以修樹來說，一方面市場多被園藝景觀公司把持，另一方面，攀樹師修剪樹木是細活，我曾看翁恒斌和另一位攀樹師修剪松菸文創園區內的兩棵大樹，從現場評估、掛繩上樹、在正確位置用鋸以免樹木切口受感染，每個動作都需要確保自己和樹木的安全。這些細節費心費時，對習慣出動吊車截斷整排樹頭，求快求方便的業主來說，攀樹師無疑是不划算的選擇。

到學校推廣修樹和爬樹，也讓翁恒斌時常被誤會為免費工人，「我會要求只修一棵樹，而且希望學生來看。當學生看到你修樹，甚至一起爬樹，他會開始跟樹有連結，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樹的環境教育」。

\*

我告訴翁恒斌，看見這麼多年輕女性學攀樹，讓我有點意外（我承認，過去很少從事戶外活動，讓我對這類活動抱持許多刻板印象），他說，攀樹的男女比例的確滿接近，其中就讀相關科系，想以攀樹輔助學術研究或工作的女性更多。

不過，絕大部分學攀樹的人還是基於好玩和嘗鮮。對這些入門攀樹者，翁恒斌同樣不放過推

廣教育的機會：無論是攀樹時的生態觀察、搭設樹床「來去樹上睡一晚」、在粉絲頁分享自己拍攝的樹上世界……「讓人覺得有趣、好玩，先引起興趣，再慢慢『催眠』他們了解樹的議題，而不是直接宣導」。

爬樹的人終究得從樹上下來。然而，一旦曾以樹的視角看世界，即使回到地面，也會不自覺抬頭仰望，想在每棵樹上尋找一處容納你棲身的地方。

「很多學員跟我說，他們開始觀察路樹的生長、修剪狀況，也發現台灣對樹木非常不友善」，隨處可見的斷頭式修剪，看在與樹重拾關係的人類眼中，固然怵目驚心，甚至悲觀以對，但翁恒斌認為，比起完全漠視，人樹關係的改變契機，至少已經踏上起點。

同樣希望達到教育手段，蘇俊郎直接鎖定兒童為主要對象。「台灣是一個森林島國，有超過二分之一的面積是森林，但我們的教育從不告訴孩子：什麼是樹？為什麼我們需要樹？」

「樹很神奇。一片樹葉可以行光合作用，把陽光轉換成養分，儲存在維管束形成的木材中。木材可以拿來燒火，產生熱能，但我們在燒木材時，很少想到它來自葉子、來自陽光。我也會問小朋友，你喝礦泉水要不要買？要。你呼吸空氣要不要買？不用。呼吸不用錢，也是因為樹葉把陽光轉換成氧氣。是不是要等到有一天，連呼吸都要收錢，人們才會覺察樹木的重要？」

建立孩子對樹的基本了解，再將他們野放到樹上的世界。在短短的兩小時裡，孩子會自己摸索、認識、創造他們和樹的關連。他們或許還叫不出每一棵樹的名字，卻能分辨樟樹和楓香的不同氣味。他們會看見松鼠在另一棵等高的枝上，一雙黑溜溜的眼珠對他們投以好奇的目光。他們也會發現，原來樹上不只有樹葉，還會有苔蘚、毛蟲，各種各樣依附樹木生長的生物，「這樣的小孩長大後，對自然和樹會有自己的概念」。

人在地球上生存，並不是真的「一個人，沒有同類」。自然中的生物不會讓你孤單。蘇俊郎說，他終生難忘的爬樹經驗，發生在亞馬遜雨林。為了協助雨林研究，他曾和美國熱帶生態保育協會（Institute for Tropic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簡稱 ITEC）在雨林待三個月，每天協助研究人員攀爬到高達七十公尺的樹冠層進行各種生態調查。

「那真是我最快樂的爬樹時光。雨林天天下暴雨，但雨水淋在身上就像好幾支蓮蓬頭打在身上，非常舒服。早上五點不到，我們就摸黑上樹，天亮時，附近的五十幾隻吼猴會叫彼此起床，很吵，但那種聲音的美和震撼，任何錄音設備和音響效果都做不出來。

雨林的生物好多。我們會看到顏色很漂亮的毒蛙、毒蠍、毒蛇。兩公尺長的鬢蜥在我下方的側枝休息，爬過去拍照要小心不讓樹枝震動、嚇到他們。金剛鸚鵡和其他鳥類就在我們腳下飛行。和野生動物在一起的感覺是非常神奇的」。

台灣雖然沒有雨林，樹上的珍奇生物也不那麼多，但是，爬樹的樂趣、發現樹上生命的驚奇，是誰都無法從孩子身上掠奪的本能。這幾年蘇俊郎固定帶一群自閉症兒童爬樹，他坦承自己並不確定這群孩子從樹木得到什麼，但從他們經常來爬樹，「我想他們應該是得到很大的快樂」。